



Kafka

卡夫卡

长篇小说全集

- (奥) F.卡夫卡 ◎ 著
- 王印宝 张小川 ◎ 译

审判

卡
夫
卡



F.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 ~ 1924年6月3日), 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 被多个写作流派追认为先驱, 一生只写过三部长篇小说: 《美国》、《审判》、《城堡》。

高级银行职员K莫名其妙地被捕后, 经历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查访。小说在独特而神秘的气氛中进行, 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无法洞悉其构造、无法了解其意义的宇宙, 终身面临生命的审判。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审判

卡
夫
卡

卡夫卡

长篇
小说
全集

（奥）卡夫卡 著
王印宝 张小川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判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王印宝, 张小川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9

(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5068 - 1610 - 6

I. 审… II. ①卡…②王…③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399 号

责任编辑 / 刘伟见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02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 - 8000 册

定 价 /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美国》、《审判》和《城堡》是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仅有的三部长篇小说。它们的部头不大，且均为未完成之作，“与那些与他齐名、著作等身的大师相比甚至有些寒碜”，但卡夫卡“对现代人及现代社会的巨大的洞察力，他那源于犹太血统、动乱年代和炎凉世态的无家可归感，他那对人类苦难的战栗的眺望，他那对人生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现代启示录，构成现代人文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诞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的祖父是乡村屠夫，家庭生活贫困，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就得帮助家里干活儿，即使在冬天也得早早起床，而且常常赤着脚把肉制品送往周围的村子。卡夫卡的父亲十四岁起就不得不外出自谋生路，他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二十岁当兵，升到排长，退役后定居布拉格，三十岁成家后开店经商，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积蓄了一笔财产，并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行列，使其姓氏成为受人尊敬的姓氏。事业的飞黄腾达使他变得异常自信、偏执、暴虐和专横，他压制儿子的自由，使体质孱弱且非常敏感的卡夫卡深受其苦。卡夫卡的母亲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娘家人祖上大多性格怪癖，好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且单身汉多；她本人性情忧郁，好冥想，这些对卡夫卡后来的生活及其忧郁悲观的性格之形成有很大影响。卡夫卡的父母共生育过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卡夫卡的两个弟弟分别在两岁和半岁时因病夭折。

卡夫卡六岁开始上小学，就读于肉市街德语男校（1889~1893）；十岁时

进入位于布拉格旧城的一所用德语授课的国立文科中学（1893~1901）；十八岁起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刚入校时他曾经学过两个星期的化学，并兼听艺术史课程，1902年夏天开始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屈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二十三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见习过一年，1907年10月份起在布拉格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做临时雇员，1908年7月进入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22年6月因病退休。1923年卡夫卡重新研究希伯来语，同年9月迁往柏林，1924年3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返回布拉格。1924年6月3日，四十一岁的卡夫卡因结核病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英年早逝。卡夫卡一生中数次恋爱，几次订婚，但终身未娶。

卡夫卡从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他的早期创作。他热爱写作，视写作为“性命攸关”的事，不过他的早期作品被他销毁了。他留存于世的最早的一部作品是他在1904年着手写的短篇小说《记一次斗争》。卡夫卡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的“非职业作家”。在他去逝后，由他的生前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汇编成十卷出版的遗作中包括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速写、寓言、警句、信件、日记等，不过卡夫卡的主要成就是小说。除了三部长篇之外他还写了近八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乡间的婚礼筹备》（1906）、《判决》（1912）、《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在建造中国长城时》（1918~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1923~1924）等。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写于1924年3月的《女歌手约瑟芬》。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社会批判精神。这三部作品有一定的连续性，《美国》写于1912至1914年，《审判》写于1914至1918年，《城堡》写于1921至1922年。它们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生前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违背他的遗愿出版的，出版顺序为：《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

长篇小说《美国》原名为《生死不明的人》，1927年出版时被布罗德改

为现名。小说的第一个章节《司炉》1913年发表，1915年获得德国最负有声名的文学奖之一的冯塔诺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女仆勾引他，并且有了他的孩子，他被父母赶出家门。他只身一人去了美国，在旅途中结识了船上的司炉。由于司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陪同司炉找船长说理，并巧遇移居美国多年、已成为百万富翁和参议员的舅舅。舅舅收留了他，并按照上流社会的标准让他接受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教育。卡尔过上了豪华的生活，而且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他却失去了自由，也体验到美国经济生活的冷酷无情。有一次仅仅因为他违背舅舅的意志应邀去别人家做客没按时回去，就被舅舅赶走。卡尔在旅店过夜时认识了两个失业的流浪汉德拉马什和罗宾逊，卡尔友好地对待他们，却受到他们肆无忌惮的利用和敲诈。后来他在一家饭店当上了电梯工，尽管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但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并抓紧时间学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不料一个半月后醉醺醺的罗宾逊来找他，为了把罗宾逊藏起来，他请另外一名电梯工替自己顶几分钟的班，结果因为擅离职守被解雇，临离开时还受到门房总管的残酷折磨，害得他失去了上衣以及所有的钱和证件。卡尔再次落入德拉马什手中，被迫当了他的佣人。卡尔希望找到一份有所作为、受人尊敬的工作，他逃了出来，最终被一家剧院聘用。卡尔是一个谦恭、善良、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小伙子，却一再遭到不幸，他三次被赶，并被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卷入一些讨厌的和秘密的冒险勾当中去。小说通过卡尔·罗斯曼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现象，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作者没有到过美国，这里的美国并不是现实中的美国，而只是他虚构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卡尔·罗斯曼也仅仅是许多人的一种化身，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遭遇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社会的种种弊端。

《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一名银行襄理，为人正直、勤奋。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一个奇怪的执法机构无端宣布他被捕了。经过审查，

这个执法机构允许他照常上班，像往常一样生活，但又通知他，审讯时必须到场，而且审讯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这使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经过多方打听他才得知，是一个极为秘密的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他始终也见不到法官，许多可疑的迹象使他终日惶惑不安、心绪不宁。他决心反抗，并在一次审讯时当众抨击了司法机构诬陷好人、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他四处申诉，并试图寻找周围的人帮忙。他找过律师、画家和谷物商等，但他们有的对他的案子不以为然，有的本身就是法院的人，有的则用自己对待律师和司法人员卑躬屈节的例子开导他。他跟法院整整周旋了一年，终于明白，他斗不过这个庞大的机构。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男人带到采石场用刀刺死。这部小说影射了奥匈帝国黑暗的司法制度的内幕，讽刺了法的荒诞，揭露了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情节扑朔迷离，象征色彩很浓厚。

《城堡》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在一个冬日的晚上，土地测量员K来到位于城堡附近的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投宿，人们跟他要城堡伯爵的居留许可证，他自称是应伯爵之命来当土地测量员的才得以住下。第二天他前往城堡，想请求批准他在村子里落户。尽管他走的那条路始终指向城堡，可却怎么也到达不了城堡。他想在一个农舍里休息一会儿，却被车夫又送回了旅店。K通过电话跟城堡联系得知，他永远进入不了城堡。为了能够见到城堡办事处负责人克拉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拉关系。他找过村长，找过克拉姆的信差巴纳巴斯，甚至勾引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但都无济于事，一直到第六天他仍然没能进入城堡。小说到此中断，卡夫卡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回忆，他问过作者小说的结局。卡夫卡告诉他，土地测量员没有停止奋斗，但最终疲惫不堪而死，这时才从城堡里传来准许他在村子里生活和工作的决定。《城堡》是卡夫卡的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能突出体现他的创作特色的作品。作品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城堡只是抽象、象征性的事物。它既象征着给人带来灾难的混乱的世界和无法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小说通过描写普通人与封建当局的严重对立，揭露了封

建统治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作风。

卡夫卡的作品惯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曲折迂回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流畅，但故事怪诞离奇，无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不交代前因后果，跳跃性大，给人以梦幻、神秘、奇特的感觉。卡夫卡生活在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封建落后的奥匈帝国，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十年。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外表庞大、本质上却腐朽虚弱的奥匈帝国已经危机重重，风雨飘摇。1914年7月奥匈帝国借其皇储被暗杀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并没能挽救这个帝国的命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奥匈帝国终于彻底崩溃。然而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新旧矛盾的交织、社会的动荡不安，把普通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社会上的小人物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卡夫卡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憎恨他生活的那个精神空虚、丧失人道的世界，他为世人感到苦恼；同时沉闷窒息的社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使他对社会、对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与对现存秩序的怀疑构成了他世界观的主要矛盾，认为目的虽有，却无路可走”。因此，他的作品很少有亮点，大多体现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以及他对这个充满罪恶和丑陋的世界的愤怒和无奈。卡夫卡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但无论是《美国》中那个不谙世事、无助的少年，还是《审判》中无罪的被告，或者是《城堡》中那个颠沛流离、一心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异乡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他们在离奇古怪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目标，他们不停地努力、奋斗、反抗，却总以失败告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卡夫卡的作品以独特的方式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在表现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异化方面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作品对以后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卡夫卡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的梦魇般的作品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且具有象征主义特征。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不能停留在故事情节上，仅对作品

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具体化的理解，而应该挖掘作品的内涵及其象征意义，比如《审判》中法院办公的地方都设在劳苦大众杂居的公寓顶楼，法庭和顶楼分开来看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可一旦把法庭放到公寓的顶楼，它们便成了对普通百姓带有威胁性的，像无法驱除的噩梦似的时刻缠绕着他们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举不胜举。所以，真正读懂卡夫卡的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有人甚至说，卡夫卡的全部写作是向阅读挑战，同时也是对阅读的考验。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被淘汰的悲惨命运，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译成多国文字，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以至形成“卡夫卡热”，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还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卡夫卡那些“单调”、“冷峻”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译者

一九九八年冬

目 录

第一章	被 捕	(1)
第二章	与格鲁巴赫太太的谈话 然后与比尔斯特纳小姐的谈话	(16)
第三章	初 审	(29)
第四章	空无一人的审讯室 大学生 办公室	(44)
第五章	打 手	(67)
第六章	叔叔 莱妮	(74)
第七章	律 师 工厂主 画家	(95)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143)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176)
第十章	结 局	(198)

第一章 被 捕

想必是有人诬陷约瑟夫·K，因为他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晨无端地被捕了。

以往，女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每天早晨将近八点钟的时候都会给他送早餐来，可是这一天她却并没有来。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K 仍旧等了一会儿。他靠在枕头上，望着住在对面楼上的一位老太太，她正以一种她这种年纪特有的以及完全不同寻常的好奇的目光盯着他看。K 觉得很奇怪，后来 K 感到饿了，于是他按了按铃。旋即有人敲门，一个 K 在寓所中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瘦长，但长得很结实，身上穿着一件合体的黑色上衣。这件上衣很像一件旅行服，上面打着好些裱褶，钉着各种不同的口袋和环环扣扣，还配有一根腰带，因此显得特别实用，虽然谁也弄不明白，他这身装束是用来做什么的。

“您是谁？”K 问，并立刻欠身从床上坐起来。

这个男人对 K 的提问根本不予理睬，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别人只能听之任之。他仅仅问了一句：

“您按铃了？”

“让安娜给我送早餐来。”K 说。他首先想设法确定这个人究竟是谁，于是他默不作声地一边留心观察，一边思索着。但是那个人没容他多看便转身朝门口走去。他把房门打开一道小缝，似乎是向一个正紧靠门站着的人说：

“他想让安娜给他送早餐。”

隔壁房间里响起一阵短促的笑声，根据声音无法肯定是否有许多人在那里笑。陌生人从笑声中没有听出什么名堂，也没有得到是否应该满足 K 的要

求的回答，但他却以一种传达吩咐的口吻说：

“办不到。”

“这可真新鲜，”K说着从床上跳下来，迅速地穿好裤子，“我倒要瞧一瞧，隔壁屋子里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如此打扰我，看格鲁巴赫太太如何担当。”

K突然想到，他不该大声说出这番话来，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承认了陌生人对他的监视权，不过他又觉得眼下这并不重要。然而陌生人至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对K说：

“您最好还是待在这里吧！”

“只要您不向我介绍清楚您自己的身份，我既不愿意待在这里，也不想听您跟我说话。”

“我刚才是一番好意。”陌生人说着，并且主动打开了房门。

K恨不得一脚踏进隔壁的房间，但实际上他的步子却迈得比他的本意要慢得多。一眼望过去，屋子里的一切看上去几乎与头一天晚上一模一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会客室，里面摆满了家具、地毯、瓷器和照片。不过今天这间屋子显得比往常略微宽敞了一些，这一点并不能立即看出来，更何况最主要的变化还是房间里多了一个男人，他正坐在敞开的窗户底下看书。听到脚步声，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抬头望了一眼，然后喝斥道：

“您应该待在您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弗兰茨没有告诉过您吗？”

“是的，他说过。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K问。他看看这个新相识，又看看仍旧站在门口的那个被称作弗兰茨的人，然后又把目光收回来。通过敞开的窗户，他突然又发现了那个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又追到了正对着会客室的窗子前，以便能继续看清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想见格鲁巴赫太太……”K说。他移动了一下身子，仿佛打算摆脱掉这两个家伙，而他们所处的位置实际上离他很远，K想继续往前移动。

“不行，”坐在窗子边的那个男人说，他把书扔到小桌子上并且站了起来，“您不准离开，您已经被捕了。”

“看来是这么回事，”K说，“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K继而问道。

“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的房间去，在那里等着。对您的诉讼已经提起，在适当的时机您会得知一切的。我这样友好地劝说您已经超越了我的职权范围。不过我希望，除了弗兰茨，没有任何人听到我与您的谈话。弗兰茨本人已经违反了规章制度，他对您太友善了。给您指派了这样的看守是您的福气，如果您能够继续获得这种好运，那么您对自己的案子就可以充满信心了。”

K想坐下来，可是他现在才看到，除了窗旁那张沙发椅，整个会客室里再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

“您将来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对您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弗兰茨说完便与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过来。尤其是后者，比K高出许多，他不时地拍拍K的肩膀。这两个人一边检查K的睡衣，一边对他说，他现在必须换一件比这差得多的衬衣穿了，这件衬衣连同其他的内衣必须由他们保管，如果他这桩案子判决的结果对他有利，这些衣服将会重新退还给他。

“您把这些衣物交给我们要比送到仓库保管强多了，”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发生侵吞个人财产的事件，除此之外，那里的东西隔一段时间便会被全部卖掉，根本不管有关的案子有没有结果。这类诉讼案不知要拖延多久呢，特别是近来这段时间！到了最后，您或许可能从仓库得到变卖衣服的钱，但是这钱首先是少得可怜，因为变卖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看买主出价有多高，而是看贿赂的金额有多高；其次，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些钱随着一年一年、一道手一道手地往下传，会变得越来越少。”

K几乎没有注意听他们在讲什么，他不敢过高估计自己对所属物品的支配权，也许他目前还拥有这种权力。然而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必须彻底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有这两个人在场，他根本无法对此进行思考。尤其是第二个看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腆着大肚子友好地拱他，只有看守才可能这么干。他只要一抬头，看到的便是那张与其肥胖的身躯完全不相称的颧骨突出的、干瘦的脸，以及那只向一边歪斜的大鼻子。那张脸正越过K的头部与

另一个看守交谈。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属于哪个机关？K是生活在一个法制国家，这里国泰民安，一片升平；况且所有的法律仍然在生效，谁敢闯到他的居所里来骚扰他？他总喜欢把一切都看得过于简单，什么都不当回事儿，只有大难临头，他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纵使危机四伏，他也不愿为将来操心。然而此刻在这里，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头，他不能再掉以轻心。虽然可以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玩笑，看成是他在银行的同事们出于他所不知道的原因而导演的一出恶作剧，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这的确有可能，说不定他只要以某种方式对着这两个看守笑一笑，他们便会跟着笑起来；也许他们是在街角找活儿干的临时工，不能说他们长得不像临时工。尽管如此，自打K这次头一眼见到那个叫弗兰茨的看守起，他就正式下定决心，绝不放弃他在这些人面前哪怕是仅有的一点优势。也许人们以后会说，他连开玩笑都不懂。K从中看到了这一丝危险，大概是他想起了在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他以前从没有养成从经验教训中去学习的习惯——他与那些有心计的朋友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由于他考虑欠周，草率从事，丝毫觉察不到可能造成的后果，结果只好甘受惩罚。这种情况不能再重演，起码这一次不能再重蹈覆辙。如果这是一出喜剧，那么他也要参加演出。

K依然是自由的。

“请原谅。”K说。然后他急急忙忙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他看来还挺冷静的。”K听见身后一个看守说。

回到房间里，K立刻拉开书桌的抽屉，抽屉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地码放着。由于他一时性急，没有能马上找到他要找的身份证明书。但他终于翻出了他的自行车执照。他本来已经要拿着执照去找那两个看守，继而一想，却觉得这种证件太没分量，于是他又接着寻找，直到把出生证找出来。他回到隔壁的房间时恰巧对面的房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显然想进来，但却只见她闪现了一下又消失了，因为她刚一认出K来，便显得十分窘迫，连忙

道歉并退回去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请进来吧！”原本来得及说出这句话，但他却呆呆地站在屋子当中，手里拿着自己的证件，目瞪口呆地望着那扇没有再打开的门。两个看守大喝一声，他才惊醒过来。正如他眼前所见，他们坐在打开的窗户下那张小桌子旁边，正在吃本应由他享用的那份早点。

“她为什么不进来呢？”K问。

“她不能进来，”高个子看守说，“要知道您已经被捕了。”

“我怎么可能被捕呢？而且就以这种方式？”

“您瞧，您又开始来这一套了，”那个看守一边说，一边把抹上黄油的面包片在盛蜂蜜的小圆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这种问题。”

“您必须得回答我的问题，”K说，“这些都是我的身份证明，现在请您出示您的证件，并且首先要出示逮捕证。”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那个看守用惊讶的语气说，“您到现在还不能适应您的处境吗？看来您是有意要激怒我们。您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眼下在您周围的人当中，大概只有我们俩跟您最亲近了。”

“是这样，您相信这一点吧。”弗兰茨说。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却没往嘴边送，而是用一种或许是意味深长、但令人费解的目光久久地盯着K。K不由自主地与弗兰茨对视了一下，拍拍自己的证件说：

“这里都是我的身份证明书。”

“这跟我們有什么关系？”大个子看守立即喊道，“您的表现糟糕得胜过了一个孩子，您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您以为跟我们看守讨论身份证件和逮捕证就能使您那该死的大案迅速地了结吗？我们是低级职员，对身份证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同您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每天在您这里站十个钟头的岗，挣我们的工资，我们不想插手您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底细。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为之效劳的上级机关在下达这类逮捕令之前，对逮捕的理由和要逮捕的人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绝对不会出差错。虽然我只熟悉最低一级的法律部门，但据我的了解，我们的法律机构绝对不会到平民

百姓中去四处寻找罪责，正像法律所说的那样，是罪责把法律机关吸引过去的，于是不得不派出我们这些看守。这就是法律，怎么会有错呢？”

“这种法律我不懂。”K说。

“这对于您来说就更加糟糕了。”那个看守说。

“这种法律大概只存在于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里。”K说。他很想用某种法子潜入到他们的思想里面去，弄清楚他们的想法，并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想法，使其变得对自己有利；否则的话，他就必须得去适应他们的想法。但那个看守以一种拒绝的态度说：

“您就会感受到这种法律的威严。”

“你瞧，维廉，”弗兰茨插进来说，“他承认他不懂法律，却同时又声称自己无罪。”

“你说得完全正确，可是咱们没有办法叫他的脑子开窍。”

K没有再回答。他想，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隶属于最低一级的机构，难道我有必要非得听他们胡说八道，把自己的头脑搅得更加混乱不堪吗？他们谈的东西肯定连他们自己也不懂，只有他们的愚蠢才可能使他们如此自信。要是同跟我不相上下的人交谈，几句话就能把一切搞得水落石出。而跟这两个家伙，啰唆再久也没有用，只能是白费口舌。K在屋子里的空处来来回回走了几趟，他看到对面那个老太太搂着一个更为年迈的老头，并且硬是把他往对面那个窗口拖。K觉得必须得让这出闹剧收场了。

“带我去见你们的上司。”他说。

“得等到他愿意见您时再说，这之前不行。”那个被称作维廉的看守说，接着他又补充道，“现在我劝您回到您自己的房间去，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候对您的吩咐。我们奉劝您，别用一些没用的念头来分散您的精力，您要打起精神来，将来还会有更加苛刻的要求向您提出来呢。我们对您很迁就，您对我们的态度也理所当然应该好一些，可是您没有这样做。您忘记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但眼下跟您相比，至少我们是自由人，这并不是一个小优势。尽管如此，我们仍乐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为您买一份早点来，如果

您有钱的话。”

K对这个提议没有作出答复，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假如这当儿他去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或者甚至去打开前厅的门，那两个看守也许根本不敢阻拦他，也许做出过火的举动把事情推向极端反而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话他们也许会抓住他，倘若他要是被他们打倒在地上，那么眼下他在两个看守面前所保持的某些方面的优势便会全部丧尽。比较之下，他宁愿选择较为稳妥的解决办法，即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于是他走向自己的房间，无论是从他这一方还是从看守那一方，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K倒在自己的床上，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鲜美的苹果，这是他昨天晚上为今天早餐准备的。现在这个苹果成了他早餐唯一可吃的东西。他刚刚咬了一大口即确信：与看守们出于怜悯打算帮他到那肮脏的夜间咖啡馆购买的早餐相比，这个苹果要好吃得多。他感到了舒畅和自信。诚然，今天上午他没能去银行上班，但凭着他在银行担任的较高的职位，这件事很容易得到原谅。但他应该把请假的真实原因讲出去吗？他打算这样做。假使人们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可以请格鲁巴赫太太当证人，或者甚至可以请住在对面房子里的那两个老人，说不定他们俩此刻正朝对着他卧室的窗口走呢。两个看守的所作所为使K感到惊讶，至少他们的思路让他感到惊讶。他们把他打发回他自己的房间，并把他独自撂在这里，这使他正好有十倍的机会自杀。但同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思路问自己，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去自杀呢？难道就因为两个看守坐在隔壁并且截走了他的早餐？自杀太没有意义，即使他想自杀，也不能是由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假如看守们的智力还没有低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也许别人会认为，他们也是出于相同的信念才看不出让他一个人待在屋里会有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愿意监视他的话，现在他们便可以看到，K正在向一个小壁橱走去，他在那里保存了一瓶上等的烧酒。他先喝光一小杯顶替早餐，接着他斟了第二杯，这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而接下来的最后一杯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提防难以想象的意外情况，这样做是必要的。